

福利事務委員會秘書先生/小姐：

我沒有參與遊行罷工、沒有高學識，又只是一個低層社福界員工。但當看到傳媒焦點竟然好像把爭取「取消整筆過撥款」變成「社工爭取加人工」，我感到自己必需要做點事。我要說出一個跟我同一職位，卻已在半年前離職的同事的故事，叫大家看清楚「整筆過撥款」的真面目！

那位同事以前是在商業機構工作的，因著一些個人的原因，她願意嘗試投身去為智障人士提供服務。數年前她加入這服務智障人士及其家人的機構，並一起作開荒的工作，當時機構才開始運作。中心因為害怕「整筆過撥款」這怪物，便盡量延遲聘請員工以省下金錢備用。機構分配她本來便應該不稱職的工作。當時機構看到在開始運作時未有太多家庭申請服務，便沒有聘請足夠的訓練導師為有需要的智障人士提供訓練。機構要她代替訓練導師進行在中心及外出到智障人士的家庭為他們進行評估、訓練和個案工作。當時機構仍未聘請文員，所以要她負責所屬單位的大部份文件工作。其實本來她的職位只需要負責帶領一些簡單班組、程序的支援加上少量的簡單文書工作。不過那同事抱著滿腔熱誠，努力學習、不計教是否超出自己的工作範圍、沒有超時津貼，同時對服務的智障人士保持耐性與愛心。而她的人工只有\$6000。我必需要告訴大家，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要保持著對智障人士的耐性與愛心並不是想像般簡單的事情。這三年間，她一直負責了許多訓練的工作。但既然她願意放棄秘書的工作，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導致她離開的當然不是金錢的原因。

「整筆過撥款」下，中心打算進一步節省開支。年多前開始，把中度與輕度的智障人士合拼為一個班組作訓練，以節省人手。這絕對是為金錢放棄對智障人士的尊重！中心的智障人士是成年人，輕度智障人士的智力就像小學生，而許多中度智障人士的智力大概只有嬰孩的程度、又不懂說話。大家能想像把嬰孩放在小學生中一起上課，對課堂有多大影響嗎？更複雜的是，許多智障人士同時有癲癇症的情況，中度智障者多以激烈的動作表達感情，包括打人及打自己等。從此以後，班組的質素大打節扣。本來輕度智障人士在細心訓練下是可以學習很多的，現在情況不同，學習會困難很多。混合中度智障人士的班組又有許多變得太娛樂消閒性。感受到所謂的訓練，已經變質。同事也更忙碌，以前見到一些學員愁眉苦面，總可以聽他們說說心事。現在除非情況嚴重，例如家人離世、大發脾氣，否則亦沒有這個空間。請注意，他們不同普通成人，在中心的生活往往就是一天中最精彩的時段，我們都希望他們活得精彩一點，在訓練下能照顧自己多一點，家人的壓力亦少一點。現在看到的是，中心在「整筆過撥款」的壓力下，省錢大於一切。社福界的服務接受者多是社會上較被忽略、較沒有能力的人，被欺負亦不會說出來。那位同事就是感受到現在好像已造不了什麼而想離開的。離職後，她到一間物流公司工作，工資比這裡高出一倍以上。我看到的是，「整筆過撥款」使服務變質、使服務接受者得不到應得的幫助、關心、好的更獨立的生活、使無數個帶著決心與希望去貢獻出自己的工作者失望。

近年部份青少年中心，亦因為「整筆過撥款」的壓力，開始取消改善家庭關係的小組，變成主力推出能「賺錢」的班組。例如資優班、補習班，甚至在灣仔區見到接受政府資助的一大團體推出收費高達\$1600六節的照顧自閉症孩子的班組！我看到這些本來有使命去幫助窮困邊緣家庭的社福機構，在「整筆過撥款」的壓力下，變成看錢大於一切的「公司」，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卻被丟棄。

小小的市民